

【编者按】

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。在辛亥革命前，惠州的三洲田、七女湖两次武装起义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，意义重大。作为七女湖起义的组织指挥者，邓子瑜是惠州辛亥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，被孙中山称为“惠州将军”。辛亥革命“最佳观察家”冯自由曾评价：“惠州人从总理者，以子瑜为最久。”

本版统筹策划 羊城晚报记者 马勇 陈晓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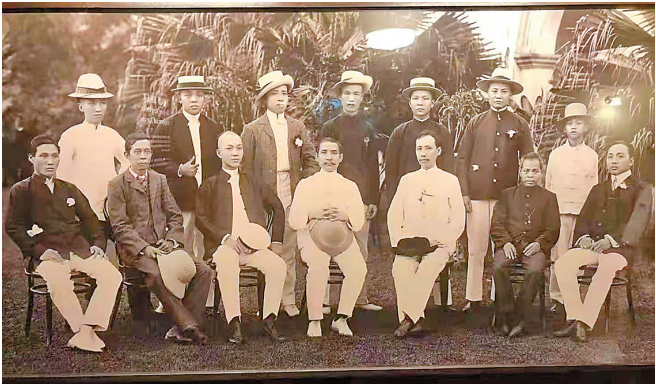


故居内杂草丛生 杨锦强 摄

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四月二十九日，两广总督周馥致电外务部，要求迅速联系英国大使催促港督驱逐一个人。电文中说：“查邓子瑜乃孙文党首，邓若留港，党夥均有所附，其为害实无异孙文。”这个“为害”程度能与孙中山并提的“党首”，就是七女湖起义的组织指挥者邓子瑜。

邓子瑜被香港华民政务司勒令离境后避居新加坡，与陈楚楠等同盟会员创办《中兴日报》，不遗余力地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。被誉为辛亥革命“最佳观察家”的冯自由曾这么评价邓子瑜：“惠州人从总理者，以子瑜为最久。”由此可见，邓子瑜是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运动的一位忠实同志，他也因此被载入史册。

任侠好义 孙中山“极器重之”



孙中山与其支持者及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员摄于晚晴园(1905年底)，后排行三为邓子瑜 邓秋林 供图

邓子瑜，生于1878年(一说生于1873年)，博罗丰门村人，在青年时代跟随父亲邓通泰在麻坡圩经商。他是一个热血青年，人称“任侠好义，有汉朝朱家、郭解的风范”。朱家和郭解是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中的豪杰，司马迁称之为“言侠者皆引以为名”。当时拿此二人来形容邓子瑜，可见邓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。

在1900年之前，邓子瑜与归善、博罗等地的会党志士就有着广泛的联系。郑士良在发动三洲田起义时，邓子瑜其实就是郑士良的左右手，负责联络惠阳、博罗、新安、河源等地会党，为起义提供了人力和武力的巨大支持。在香港策动起义时，他得以在邮轮上晋谒孙中山，孙“极器重之”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械弹缺乏、接济断绝等原因，轰轰烈烈的三洲田起义以失败告终，邓子瑜也不得不开始漫长的海外逃亡生活。

他先是逃亡到香港，不得立足之地，遂偕黄福、黄耀庭等人避居南洋新加坡，开设“永新祥”客栈谋生，并改名“朱民”(寓意天地会明主朱洪竹子民)。据冯自由所著《革命逸史》记载，“永新祥设于新加坡牛车水大门楼门牌九十五号，惠属党人之来往南洋者咸奉为东道主”。此时的邓子瑜，在南洋堪称惠属党人的代表人物。

1905年，中国同盟会成

如今，七女湖起义旧址被列为惠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每年吸引不少人前往参观学习。邓子瑜故居所在的当地村民则留存着不少邓子瑜遗物，故居一旁碉楼仍保存完好，可活化活用资源较多。近十年来，村民奔走呼吁，期待兴建邓子瑜纪念场所。

(李海婵)

载入史册的“惠州将军”邓子瑜

村民保存着众多邓氏遗物 期盼兴建邓子瑜纪念场所

文/陈妩晖 图/周婷婷

“惠州司令”组织七女湖起义震慑清廷



邓子瑜用过的碗

1906年冬，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浏阳、醴陵等地爆发起义，许雪秋准备在潮州起义响应，电告孙中山派人协助。孙中山接到电报，同意了许雪秋的潮州起义计划，并派邓子瑜前往惠州，此时在党人中，邓子瑜已有“惠州司令”之衔。

许雪秋的潮州起义走漏风声，被迫于1907年农历四月十一日晚提前发动，史称“丁未潮州黄冈之役”。黄冈之役持续了6天，一度声势逼人，但因事发仓促而最终失败。潮州黄冈起义猝发失败后，邓子瑜命陈纯、林旺、孙稳等集合部分同志前往惠州，计归善、博罗、龙门分三路举事。不过，邓子瑜

起义军越战越勇 缺乏支援而解散

清兵连遭失败后，惠州知府陈兆棠也急电广州督署求救。粤督周馥见报，急调驻惠州东路巡防各营管带洪兆麟、李振声等部及新会中路巡防第十营管带钟子才等前往支援。起义军一部二百余人渡过东江，转战水口、横沥等处，所向披靡。四月二十五日，起义军先是进攻泰尾(今博罗泰美)，另一部起义军于四月二十七日进兵柏塘，清军管带由柏塘率队跟踪，午刻至八子爷岭。

起义军志士百余人各持枪支，预先埋伏八子爷岭。

清军四面围攻，双方战至傍晚，起义军寡不敌众，乃由山岭一带退走，阵亡数十名。罗浮山附近会党首领黄宁瑞等人亦率众响应七女湖起义。四月三十日，清军中路巡防第十营管带钟子才督队捕拿党人。随后洪兆麟率清军到达八子爷岭时，又被林旺所率五十名起义军击溃，洪兆麟中枪坠马，所部死伤甚众。李振声、钟子才各部也抵御不住，省城为之震动。为此，粤督又命水师提督李准急调攻黄冈之兵从汕头驰援惠州，顺道由澳头登

这个“惠州司令”并不好当。当时他手里的军费仅有1200元，分三路举事，每路只能分到400元。邓子瑜并没有气馁，认为“有清军防营枪械可取而利用”。来到惠州后，邓子瑜又发现博罗、龙门两地的会党志士不易会合，遂决定只在归善发动起义，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发动的七女湖起义，史称“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”。

据史载，参加起义者有二三百人，起义军旗帜上书“革命军都督朱令”字样，当日占领了七女湖圩镇，夺取清军防营枪械，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兵多人，各处民众纷纷响应。由于圩镇距离惠州府城仅二十余里，再加上惠州府县两城兵力空虚，顿时城内人心恐慌，各商行联名致电广州营务处告急。

陆。而起义军声东击西，与清兵混战十余日，越战越勇，“来去飘忽，使清军防营为之疲于奔命”。

正当起义军士气大振之时，邓子瑜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。原来，潮州黄冈起义失利，惠州起义军失去支援，再加上接济枪械未到，势难久持。为了保存有生力量，邓子瑜遂下令起义队伍退入梁化墟附近村落，将机械埋入地下，宣布队伍解散。起义队伍解散后，部分人员逃亡香港，大部分退入罗浮山区。



碉楼高20余米，四周布满机枪口

文脉走访

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

邓子瑜故居 昔日辉煌今寥落

近日，记者实地走访博罗县杨侨镇塔东办事处丰门村，在邓子瑜族人的带领下，来到了邓子瑜故居。如今，故居仅剩断壁残垣，杂草丛生，废弃已久。“但以前这里是十分气派的！”邓子瑜的侄孙邓秋林介绍，邓子瑜祖上经商，家庭富裕。在分家时，光邓子瑜这一房就分到10多间房子，每间房高四米多，房梁都是用很粗的杉木做的，非常结实壮观。

邓子瑜病逝后，归葬家乡。据介绍，墓碑上刻“南京广军司令邓子瑜之墓”，墓旁一副碑刻对联云：“虎伏龙驯扶吉圻，山清水秀护嘉城。”遗憾的是，邓子瑜墓早年被毁。“但听以前的老人说，邓子瑜的棺槥埋在地下20—30米深，

应该现在还在！”邓秋林说。经过多方寻找，他们还找到了遗失多年的墓碑石联。如今这块石联的上联就存放在一村民家中，字迹仍清晰可见。

在邓子瑜故居旁，有一座20多米高的碉楼高高屹立，颇为瞩目。据邓秋林介绍，这座碉楼是邓子瑜的父亲从南洋回来所建，已有上百年的历史，保存完好。从外观来看，四周布满机枪口，碉楼依稀可见画栋雕梁，登到最高处可俯瞰周边几个村，当年邓氏家族的繁华和风光可见一斑。碉楼也见证着邓子瑜的革命道路，邓秋林表示：“村里老人说，以前邓子瑜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志士们在这集会，商讨革命事宜！”



族人邓德文抚摸着邓子瑜家遗留下的旧门栏

邓子瑜下葬时 全村人祭拜送行

至今，丰门村还流传着邓子瑜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。采访当天，族人讲起邓子瑜，滔滔不绝，脸上充满自豪感。今年70岁的邓秋林对叔公邓子瑜的印象，来自长辈的回忆。他说，邓氏家族历代经商，经过几代人的兢兢业业和勤俭节约，到邓子瑜这一代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，家庭条件非常优越。邓子瑜就在这样宽松的生活环境下成长。青年时期，邓子瑜经常跟随父亲在家乡经商，帮助父亲售卖地名远近的麻陂肉丸系列食品、开办旅店。

在南来北往的客商中，他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，听闻各种各样的消息。优越的家境并没有让邓子瑜成为纨绔子弟，而是成为一个正义豪爽之士。闲暇之时，他

也喜欢呼朋唤友到酒馆、街市等地方聚会聚餐。

任侠好义、热血正义的个性，使得少年邓子瑜与归善、博罗等地的会党志士有着广泛的联系。郑士良在发动三洲田起义时，邓子瑜负责联络惠阳、博罗、新安、河源等地会党，为起义提供了人力和武力支持。在香港策动起义时，孙中山“极器重之”。

1925年，邓子瑜在惠州病逝，其灵柩归葬家乡。运送他灵柩的船顺东江而行至博罗观音阁后，改行支流至麻陂，一直运到离丰门村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。下葬前，村里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，全村人皆到场祭拜。祭祀持续了几天几夜，光是招待客人的猪就达八十多头，足见当年祭祀规模的盛大。



村民保存着邓子瑜的怀表

文脉故事

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